

大般若经第十三会安忍波罗蜜多分序

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

惟夫擅等觉之灵根，膺广慈之奥主，冯暗海而利往，笼苍品以遐征，则忍波罗蜜，为无与竞！是以玄朋踵萃，神谟继阐，将夷道梗，为沮心怨，播亲亲于蠢徒，辟荡荡于情路。虽毁甚矛箭，害穷齏粉，必当内蠲我想，外抵人相。目邻虚之有间，投刃曷伤；念机关之无主，触舟奚若。我无自我，物复谁物！譬夫大浸稽空，而空无溺惧，积洿归泽，而泽无垢忿。况已谢之声，毁誉一贯；既迁之色，损益同科。本欲饶之以乐，岂复加之以苦，不有来损，则摄受之路无从，不有往慈，则菩提之行无主，翻为善友，更领深恩。闻罽剧丝竹之娱，得捶踰捧戴之悦，太子之二目兼丧，曾靡二心，仙人之七分支解，方酬七觉。其感通也，则百矛集体，百福之相开，万恼婴身，万德之基立；其致用也，则远契无生，俯远尘于证净，遥资大舍，均左涂于右割。比惭愧而为衣，则龙袞不侔其丽；御烦恼而成铠，则犀渠有谢其坚。语其大力，则拔山无以喻；谈其无畏，则贾勇弗之伦。始即事而为三，卒阶行而成五，莫不具依方便，斯著圆音。词旨殷勤，理义详核，一轴单译，比于勤分，规弼之美，不其要欤！

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九

第十三安忍波罗蜜多分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，与大苾芻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具寿满慈子：“汝今应为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宣说安忍波罗蜜多。”

时，满慈子蒙佛教敕，承佛神力便白佛言：“若菩萨摩訶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于他有情种种诃骂、毁谤、言说应深忍受，不应发起忿恚恨心，应起慈悲报彼恩德。如是菩萨应于安忍波罗蜜多深心信乐，随所发起安忍之心，回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是菩萨摩訶萨能住安忍波罗蜜多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诸菩萨众所修安忍，与声闻众所修安忍，有何差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诸声闻众所修安忍，名为少分行相，所缘非极圆满；诸菩萨众所修安忍，名为具分行相，所缘最极圆满。谓诸菩萨安忍无量，为欲利乐无量有情，被安忍铠作是誓言：‘我当度脱无量有情，皆令离苦，证涅槃乐。’是故菩萨安忍无量。声闻安忍唯为舍弃自身烦恼，非为有情，是故名为少分安忍，非如菩萨摩訶萨众安忍无量。以诸菩萨不离安忍波罗蜜多，是故名为具分安忍。若于菩萨起不清净，不能含忍损害之心，当知彼人获无量罪，非于声闻、独觉乘等，是故菩萨安忍最胜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訶萨如为如来、应、正等觉之所诃责，心无忿恨；如是若为或旃荼罗、或补羯娑、或余下贱诸有情类诃骂、谤毁，亦不应起忿恚、嫌恨、加报之心经刹那顷。如是菩萨摄受安忍波罗蜜多疾得圆满，不久证得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修学安忍波罗蜜多渐次究竟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訶萨如是安住摄受安忍波罗蜜多，堪受他人诃骂、谤毁，其心不动如妙高山，功德善根增长难坏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普为世间作大饶益。”

时，舍利子复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若菩萨摩訶萨修安忍时，有二人来至菩萨所：一善心故以旃檀涂，一恶心故以火烧身。菩萨于彼应起何心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是菩萨摩訶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于第一人不应起爱，于第二人不应起恚，应于彼二起平等心，俱欲毕竟利益安乐；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能行安忍波罗蜜多，能住安忍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訶萨能行安忍波罗蜜多，能住安忍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訶萨能无倒行菩萨行处，能无倒住菩萨净土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于有情类，不应发起忿恚之心，不应发起嫌恨之心，不应发起报怨之心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于有情类，安忍圆满、称赞圆满、柔和圆满、意乐圆满，无忿无恨，于一切处皆起慈心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，他诸有情来至其所，起怨害心，欲打、欲缚、毁辱、诃责，皆能安忍无心加报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，他诸有情来至其所，欲兴斗争作不饶益，菩萨于彼起和好心，软言愧谢令毒心息。

“尔时，菩萨作是思惟：‘如是有情来至我所，欲兴斗争作不饶益。我证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宣扬甚深空法，令永息灭一切斗争，谓为宣扬所有色蕴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斗争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识蕴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斗争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眼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斗争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斗争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色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斗争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斗争，令彼闻已斗争心

息；或为宣扬所有眼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色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眼识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眼触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地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因缘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及从诸缘所生诸法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无明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争心息；或为宣扬所有欲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

斗诤心息，亦为宣扬所有色界、若无色界、若无漏界皆如幻化毕竟性空，毕竟空中无所诤竞，令彼闻已斗诤心息。’

“如是菩萨作是思惟：‘我证无上正等觉时，为诸有情说如是法，令其永灭一切斗诤，其心平等犹若虚空，不相伺求种种瑕隙，由斯感得大士夫相所庄严身，一切有情见者欢喜互相饶益，乃至证得清凉涅槃，离诸戏论毕竟安乐。’”

尔时，舍利子问满慈子言：“菩萨、声闻二种安忍，应知何者广大、微妙、清净、殊胜？”

时，满慈子便谓具寿舍利子言：“今以现事诘问尊者，随意为答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随意诘问，我当为答。”

满慈子言：“世间铍铁与瞻部金二种光彩，应知何者广大、微妙、清净、殊胜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世间铍铁所有光彩，难可方比瞻部真金，谓瞻部金所有光彩广大、微妙、清净、殊胜。”

满慈子言：“声闻安忍如世铍铁所有光彩，菩萨安忍如瞻部金所有光彩，应知二种安忍胜劣差别之相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色蕴乃至识蕴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色蕴乃至识蕴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净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眼处乃至意处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

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眼处乃至意处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、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色处乃至法处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色处乃至法处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眼界乃至意界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眼界乃至意界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色界乃至法界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色界乃至法界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眼触乃至意触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婴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

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眼触乃至意触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儒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地界乃至识界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儒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地界乃至识界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声闻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观无明乃至老死，无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儒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之所引发；菩萨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观无明乃至老死，都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本来寂静之所引发，是故菩萨所有安忍广大、微妙、清静、殊胜，过诸声闻所有安忍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怨贼来解身支节，是菩萨摩訶萨应作是念：‘殃伽河沙可知数量，身之数量难得知。若所解身、若能解者，俱色摄故分数难知。所解身支分数极少，如何缘此应生忿恚？’是菩萨摩訶萨观如是义，虽遭怨贼解身支节而能忍受，都无瞋忿、怨恨之心。是诸菩萨摩訶萨众，随所发起安忍之心，回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摄受安忍波罗蜜多。如是菩

萨摩诃萨众，应知安忍波罗蜜多，能一切时常不舍离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有人来捶打、诃骂，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：‘殃伽河沙可知数量，我身过患难可得知，谓无始来发起种种烦恼恶业违害理事，诸佛贤圣共所诃毁。今此人来捶打、诃骂，百分、千分乃至邬波尼杀县分未得其一，如何缘此应生忿恚？’是菩萨摩诃萨观如是义，虽有人来捶打、诃骂而能忍受，都无瞋忿、怨恨之心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随所发起安忍之心，回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摄受安忍波罗蜜多。如是菩萨摩诃萨众，应知安忍波罗蜜多，能一切时常不舍离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怨贼来劫夺财宝，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：‘如是财宝本性皆空无所系属，如何缘此应生忿恚？’是菩萨摩诃萨观如是义，虽遭怨贼劫夺财宝，而心都无瞋忿、怨恨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随所发起安忍之心，回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摄受安忍波罗蜜多。如是菩萨摩诃萨众，应知安忍波罗蜜多，能一切时常不舍离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与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等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与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等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地、大水、大火、大风、虚空无所分别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地无所分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譬如大地，虽以可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

而都不生高欣喜爱；虽以非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戚忧恚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，而不应生高欣喜爱；虽遇种种不可爱缘，而不应生下戚忧恚。安忍净信常现在前，犹如大地平等而转，故说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地无所分别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水无所分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譬如大水，虽以可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爱；虽以非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戚忧恚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，而不应生高欣喜爱；虽遇种种不可爱缘，而不应生下戚忧恚。安忍净信常现在前，犹如大水平等而转，故说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水无所分别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火无所分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譬如大火，虽以可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爱；虽以非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戚忧恚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，而不应生高欣喜爱；虽遇种种不可爱缘，而不应生下戚忧恚。安忍净信常现在前，犹如大火平等而转，故说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火无所分别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风无所分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譬如大风，虽以可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

而都不生高欣喜爱；虽以非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戚忧恚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，而不应生高欣喜爱；虽遇种种不可爱缘，而不应生下戚忧恚。安忍净信常现在前，犹如大风平等而转，故说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大风无所分别。”

舍利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虚空无所分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譬如虚空，虽以可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爱；虽以非爱色、香、味、触掷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戚忧恚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虽遇种种可爱所缘，而不应生高欣喜爱；虽遇种种不可爱缘，而不应生下戚忧恚。安忍净信常现在前，犹如虚空平等而转，故说菩萨摩訶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修其心令如虚空无所分别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虚空无为，诸菩萨众岂无为摄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非菩萨众是无为摄。然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观察身心与虚空等，令于境界无所分别，堪修安忍波罗蜜多，谓诸菩萨摩訶萨众方便善巧，观察身心无性、无碍与虚空等，堪受种种刀杖等触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方便善巧，依止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身心与虚空等，摄受安忍波罗蜜多。假使恒时地狱猛火、地狱刀杖及余苦具逼迫其身，亦能忍受，其心平等无动无变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身心与虚空等，堪受众苦无动无变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堪受众苦无动无变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

重苦触时便作是念：‘我从无始生死已来，虽受身心猛利众苦，而由此苦尚不能得若预流果、若一来果、若不还果、若阿罗汉果、若独觉菩提，况由此苦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今我身心所受众苦，既为利益诸有情故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是故我今应欢喜受。’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观此义故，虽受众苦而能发生增上猛利欢喜忍受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譬如有人食百味食，身心适悦生胜欢喜；如是菩萨见乞者来或求资财、或求身分，或因舍施受种种苦，欢喜忍受身心适悦，过前适悦多百千倍。又，舍利子，如阿罗汉若见如来、应、正等觉，虽漏已尽而生殊胜信敬喜心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见来求者或乞资财、或乞身分，心生殊胜信敬欢喜，能深忍受彼所加害、诃骂、毁谤种种重苦，随所发起安忍心时，回向趣求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由随发起安忍心时，回向趣求一切智智，常不远离所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恒无间断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訶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于诸有情应修安忍，打不报打，骂不报骂，谤不报谤，瞋不报瞋，诃不报诃，忿不报忿，怒不报怒，害不报害，于诸恶事皆能忍受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诸菩萨摩訶萨众恒不舍离一切智心，于诸有情欲饶益故。若诸菩萨摩訶萨众恒不舍离一切智心，于诸有情欲作饶益，假使身受百千铍[矛+贊]，而无一念报害之心，于彼常生净信安忍。如是菩萨摩訶萨众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于诸有情欲作饶益，定当获得真金色身，相好庄严见者欢喜。

“是故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訶萨皆应精勤修安忍力，忍受一切加害等苦。若菩萨摩訶萨修安忍力忍受众苦，摄受安忍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訶萨远离生死近一切智，能与有情作大饶益。若菩萨摩訶萨

爱乐声闻或独觉地，是菩萨摩訶萨当知退失菩萨安忍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訶萨宁以自身具受生死无边大苦，而不爱著声闻、独觉自利众善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爱著声闻或独觉地，是菩萨摩訶萨当知退失自所行处，行他行处。”

时，舍利子便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若菩萨摩訶萨住声闻地或独觉地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；若菩萨摩訶萨起声闻作意或独觉作意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；若菩萨摩訶萨乐著声闻相应法教，或乐独觉相应言论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蕴若常若无常，乐观受、想、行、识蕴若常若无常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蕴若乐若苦，乐观受、想、行、识蕴若乐若苦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蕴若我若无我，乐观受、想、行、识蕴若我若无我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蕴若净若不净，乐观受、想、行、识蕴若净若不净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处若常若无常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若常若无常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处若乐若苦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若乐若苦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处若我若无我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若我若无我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处若净若不净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若净若不净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处若常若无常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若常若无常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处若乐若苦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若乐若苦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处若我若无我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若我若无我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处若净若不净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处若净若不净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界若常若无常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境若常若无常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界若乐若苦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境若乐若苦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界若我若无我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境若我若无我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界若净若不净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境若净若不净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界若常若无常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界若常若无常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界若乐若苦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界若乐、若苦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界若我若无我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界若我若无我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色界若净若不净，乐观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界若净若不净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识界若常若无常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若常若无常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识界若乐若苦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若

乐若苦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识界若我若无我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若我若无我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乐观眼识界若净若不净，乐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界若净若不净，是菩萨摩訶萨行他行处。”

时，舍利子复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行自行处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若菩萨摩訶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是菩萨摩訶萨行自行处。若菩萨摩訶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一切恶魔不能得便。譬如野干于诸龟、鳖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；如是菩萨摩訶萨众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一切恶魔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

“又，舍利子，假使恶魔普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为恶魔，一一恶魔各有尔所魔军眷属，前后围绕来至菩萨摩訶萨所。是菩萨摩訶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彼诸恶魔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譬如野干于诸龟、鳖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

“是故，舍利子，菩萨摩訶萨应如是学：‘我心不应远离六种波罗蜜多。’若心不离如是六种波罗蜜多，一切恶魔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”

时，舍利子复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訶萨于诸魔事应如实知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若菩萨摩訶萨不乐听闻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当知是为诸恶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不乐受持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当知是为诸恶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不乐读诵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当知是为诸恶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

不乐思惟波罗蜜多相应法教，当知是为诸恶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訶萨不乐修行波罗蜜多相应法行，当知是为诸恶魔事。诸菩萨摩訶萨觉此事已，作是思惟：‘定是恶魔方便障碍我心所求一切智智，我今不应随彼所欲，应勤修学波罗蜜多。’是菩萨摩訶萨于彼恶魔不应忿恚，亦不应起不堪忍心，若如是行即为安忍波罗蜜多。此菩萨摩訶萨应作是念：‘我证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有情说能永断贪、瞋、痴法，是故今者于彼恶魔不应忿恚。’若时菩萨摩訶萨得如是念，尔时菩萨摩訶萨胜诸恶魔，自在修行布施、净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时菩萨摩訶萨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不现在前，是时菩萨摩訶萨应作是念：‘我于今者勿行非处，令我不忆一切智智。’如是菩萨应自责心：‘我于今者虚费时日。’”

时，舍利子便问具寿满慈子言：“齐何名为虚费时日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若菩萨摩訶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随一现行，不能忆念一切智智，不能回向一切智智，是菩萨摩訶萨虚费时日，损时日果。若菩萨摩訶萨于此六种波罗蜜多随一现行，或第二日或第三日，乃至忆念一切智智，及能回向一切智智，是菩萨摩訶萨虽有所犯，而得名为有时日果。”

尔时，舍利子问满慈子言：“菩萨安忍与阿罗汉所有安忍有何差别？”

满慈子言：“今问尊者：妙高山王与小芥子，大小、高下、轻重何别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无量差别。”

满慈子言：“菩萨安忍与阿罗汉所有安忍亦复如是，不应为

问。又，舍利子，于意云何？大海中水、一毛端水，何者为多？”

舍利子言：“大海中水、一毛端水，百分、千分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未能比其量多少。”

满慈子言：“菩萨安忍与阿罗汉所有安忍亦复如是，百分、千分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未能比其量多少，是故不应作如是问。”

尔时，佛赞满慈子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。汝承佛力善说安忍波罗蜜多。若取菩萨摩訶萨忍其量大小、较量声闻、独觉忍者，则为欲取如来之忍其量大小，较量声闻、独觉等忍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众所成就忍其量无边，不应较量声闻等忍。”

尔时，佛告阿难陀言：“汝应受持如满慈子所说菩萨摩訶萨众所修安忍波罗蜜多，勿令忘失！”

阿难陀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！我已受持如满慈子所说菩萨摩訶萨众所修安忍波罗蜜多，必不忘失！”

时，薄伽梵说是经已，具寿满慈子、具寿舍利子、具寿阿难陀，及余声闻、诸菩萨众，并余一切天、龙、药叉、阿素洛等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、信受奉行。